皇清經解

ロ七12
478
9

改20.9

東京學海堂

皇清經解卷二十九

禹貢錐指

冀州釋文冀居器反

德清胡明經渭著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

門 12 號 卷

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
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竝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
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
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
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
先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
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
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
行自冀始次兗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
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
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

故終焉渭按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
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爲所言未必得其本
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穎云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
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傅同叔云凡稱九州之名者皆
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眞通人
之見今一槩不錄以其言盡屬傅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爲帝都漢志云河東本唐堯所
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爲始封之國一
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
故堯國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

者帝堯舊都今曰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後漢郡國志亦云古唐堯所居此則在兗州之域水經注永安本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東去絳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平陽亦在太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說非是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爲天子實先都吾晉陽後遷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眞屬臆語卽書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

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愼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渭按汲冢書帝堯九十年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此瓚說本此冀州不言境界傳說爲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說本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間則漏却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

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即兼幽幷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內惟冀州庶幾得之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然經文簡奧可以互見正不必爾也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幽州此馬融說也孔傳同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幷郭璞以爲殷制兩河間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爲幽而正北幷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幷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

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沈之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此今爲黎城縣楊侯至子燮改名曰晉郇或作荀賈沈姒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沈潞赤狄邘鄘衞始封在朝歌姒蓐黃實守其祀邢共凡原雍邢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衞亦兼得其地秦幷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郡鄴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郡國十一幽州領郡國九幷州領郡國十九後漢魏晉並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南北朝主地分裂增置漸多不三幽州七幷州六

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中又析爲十五道此爲河北道之汲郡衛州鄴郡相廣平洛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州置歸德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絳郡絳陝郡陝北境是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州沁大寧隰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幷昌化石鴈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州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胙城縣舊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水在大河之南當屬兗直隸西屬冀水東屬晉故瀆爲界西又新置宣化府舊爲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屬兗詳見後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西境以大遼水爲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榮河臨晉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是爲西河與雍分界

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
新鄉汲縣是爲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
道堙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
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卽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
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滑縣
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東南二里卽賈讓所謂東山也
里俗名上陽三山卽賈讓所謂西山也蘇代謂之宿胥之
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滑縣舊志
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自此而北歷蕩
陰安縣鄴縣斥丘（東接內黃魏縣）稱此爲西河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衡漳經

所謂北過降水也（應劭曰斥章縣漳水出沾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入河斥章今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蓋漳水由二縣境注于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衡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章以下水經通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鄡縣下博樂鄉武彊武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成平浮陽至章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王莽河爲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瀆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滏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州）深州衡水武邑武

强並屬眞定府　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

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

爲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爲逆河東至碣石入

海後世謂之勃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清河縣通典以冀入古冀域貝

入古兗域而又據滏水以畫界縣在水西者爲冀域縣在

水東者爲兗域今按漢志故漳河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

貢絳水亦入海此水自南宮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

東注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

謂之枯滏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河杜意謂禹河在此

間故以枯滏爲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爲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云爾然枯滏實非禹迹而冀兗之分界以徒

駭不以枯滏也杜承前謬抑又甚焉漳水故徒駭也唐冀

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得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

渤海卽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衞直沽口與兗分界又北歷

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

黎漢絫縣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

則爲大海東歷撫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

東寧遠廣寧等衞南是爲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

衞西南衞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

關在蓋州衞西北九十里海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衞白平

山亦言出砥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即爲遼東都司郭下定遼中衞地又南逕遼隧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北莞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衞西北入塞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衞西南入海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爲冀域遼東爲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所築長城自雲中以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堯時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麟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幷州之西界東頭當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都司廣寧衞西五里衞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鎭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爲遼西郡營州爲遼東郡蓋仍燕之舊以大遼

水爲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云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見濡水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見大遼水此眞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

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北隅蹴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爲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畿爲冀州義亦微別

冀兗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兗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常深以爲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堯時尙未爲河所經也孔義精絶蘇說更暢於孔或謂堯時靑徐無河患靑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無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濫入濟南千乘是患又及靑也當二渠未厮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爲敗安知靑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橫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氷者也

鄭樵六經奧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兗次靑次徐皆東方也兗靑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荆揚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過先下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爲緯書之祆妄然其言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景盧亦載之隨筆予不可以不辨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

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會氏畋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葉氏夢得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季宣曰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祖謙曰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渭按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

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澮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爲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傳傚始載事以爲始有事宜也此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傚始也哉與載異顏師古以載爲始但言載無始義爾雅哉始也非是當從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太史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爲決川距海之事岐岳及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荆岐終南惇物鳥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濈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

隆復倚其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溶波頹疊迄於下口元和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今吉州西北六十五里有文城廢縣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爲孟門在今吉州西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卽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戰國策作呂氏春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劉孝標廣絕交論曰太行孟門豈云嶄絕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卽今壁縣之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隄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爲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卽龍門之上口則築隄當在太原府瀕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斷

何用爲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爲清淇蕩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爲一山遂附會其說以爲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隋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林少穎曰鑿者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渭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山陵當水路則隋之亦非謂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狹者人功鑿之使廣卽是墮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爲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卽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尙存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爲禹鑿之餘三子所稱呂梁卽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爲在離石縣界其言曰善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遏岨至是乃爲巨嶮卽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餘里按元和志唐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

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爲孟門遂置縣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閻百詩爲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西有孟門也

龍門無異而以爲在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覈今大同府平鹵衞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卽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爲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爲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卽古泗水金元以後爲黃河所奪而泗殫爲河禹河未嘗經此傅同叔以此爲禹鑿之呂梁謬極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

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
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
本名骨脊山一作敦薄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爲呂梁山去河一百
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
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且
使二山果爲此經之梁岐則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
連舉矣晁說大謬爾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
陽故少梁秦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崩
是入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樂
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而實爲晉
望蔡氏以爲在冀州卽離石之呂梁何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十篇名
佞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佞逃入蜀春秋穀梁傳兩引
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
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蓋卽龍門呂梁之說所自出也
尸子晉人必親見禹鑿之迹故以爲言呂不韋相秦採入
其書淮南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佞所造也朱子語
錄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
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
滾往河東爲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之意蔡氏親承師說
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會氏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
梁在離石自相矛盾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

通亦仍謬而莫之正何其憒與

朱子語錄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傅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瀹濟漯二語以爲禹之治水實自兗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則龍門爲咽吭之害故首及之凡爲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此亦是堯語作疏洚水者洪水也此水迫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謂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呂梁之河爲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其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無論冀爲帝都在所當先即非帝都而滔天之勢若此亦安得舍冀而事兗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尚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

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爲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
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況
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
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
可執一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錄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冀故梁岐有異論會彥和云壺口梁
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疑者可渙然釋
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爲變也事有所不同
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
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衡既從大
陸既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
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
例則膠柱而鼓瑟鑿舟以求劍烏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爲汾陰
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酈道
元謬以爲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
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
縣關以山爲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近志洪洞縣
西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記無之此土俗所稱故不數

北詩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韓城縣西
南接岐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
之梁山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爲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以是爲禹鑿之跡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蓋呂梁既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幷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梁岐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遽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速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錄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

梁岐之間卑於鄗延可知水入鄗延必由此氾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爲巨浸及洪水既除之後梁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滻灞滻之水以入渭使鄗之巨浸復爲平田則耕作興而貢賦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廹近南山岐西漸偪汧隴地皆高卬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鄗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滾入關陝者耳呂梁既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鄗食未奏冀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既膏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蓋由渭泝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甸梁山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爲帝都鄗食計也切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卬洪水不爲災而東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爲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荆岐既旅雍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曰梁岐之間略爲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皆治而後旅荆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州經始之事也又何贅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岳又作嶽）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

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也地理志河東
絳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
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旣修太原
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
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壺
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
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氏鶴齡曰今河北多有鯀
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
先績也然不以此爲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
可受禹急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
晉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鎭縣今霍州屬平陽府太岳

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
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底柱則南河亦施功之處知必在治岳
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
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爲是然不
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是一義斯爲無
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
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卽欲爲禹所爲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管涔之
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
按今靜樂縣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本漢汾陽縣地
地理志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
千三百四十里管涔山一名燕京山淮南子汾出燕京是
也隋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南流與東西溫谿合水出右
近谿

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十三里　又南與酸水合水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注于汾　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南流逕陽曲城北又西注于汾　又南逕陽曲城西元和志陽曲故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

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晉水出晉陽縣西甕山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爲沼沼西有唐叔虞祠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分爲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舊谿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又東南入于汾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元和志縣甕山一名龍山在晉陽縣西南十二里晉水初泉出處砌石爲塘自塘東分爲三派其北一派名智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出城入汾水其次派東流逕晉澤南又東入汾此即酈元所言分爲二派者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水汾水北自陽曲縣界流入經縣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元和志云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　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流過榆次縣南又西至晉陽縣南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　又南逕大陵縣東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滭波之澤俗謂之鄔城按周禮并州澤藪曰昭餘祁元和志云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大陵故城在文水縣北十三里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注之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元和志文水縣本漢大陵縣地汾水經縣東十五里文水在縣西漢平陶縣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後魏改爲平遙　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縣水也出介休縣之縣山　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又南逕冠雀津在介休縣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元和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汾水在縣北十二里靈石縣本介休地汾河在縣北十步深一丈闊三丈　又南入河東界逕永安縣西即故堯縣也周厲王流于彘漢順帝改曰永安　又東與彘

水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今在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唐霍邑縣今爲霍州元和志霍山在霍邑縣東五十里元地理志霍州有霍山爲中鎮又南霍水入焉 水出霍太山西南逕趙城南又西注于汾又南逕高梁故城西縣東南有揚縣故城周語史伯曰西有霍揚是也故高梁之墟也秦穆公子重耳於又南逕白馬城西今平陽郡治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城在今臨汾縣西南汾水之西又南與平水合 水出平陽西壺口山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南逕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犨之邑也城在今縣東南汾水在縣東一里又南逕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逕堯城南又西南入汾又南逕高梁故城北故城在今曲沃縣南又西逕虒祁宮北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南川之支會也今絳州南有虒祁宮又西逕魏正平郡南今絳州本漢臨汾縣後魏改曰正平并置郡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 水出絳縣東南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又西與古水合 水出臨汾縣故城西南入汾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有修水出縣南西南流入汾又西逕冀亭南 背曰季使過冀野見清原城北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又逕冀亭南御畎耦即此處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又西與華水合 水出北山華谷晉卿士爲食采華陽今蒲坂北亭也其水西南注于汾又逕穆山北晉侯治兵于穆以洛狄土是也又西逕鄧臣北故漢氏之方澤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圮于耿又西逕皮氏縣南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按今河津縣西二里有皮氏故城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 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按漢書武帝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脽音誰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唐改汾陰曰寶鼎元和志汾水在寶鼎縣北二十五里舊經后土祠下西注于河明隆慶四年東徙由河津縣葫蘆灘南入河 以今輿地言之靜樂陽

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山西平遥汾陽介休孝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榮河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宰孔言晉有汾河涑澮以爲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亙受通稱故亦名洮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莪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逕桐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瑕氏之墟也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

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宜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爲河東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緩豈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鯀欲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

而封于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廹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臣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大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本竹書紀年諸所稱太原或以爲卽禹貢之太原日知錄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

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渭按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西南四十里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爲今岳陽趙城二縣岳陽漢趙城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蔡氏主岳陽一縣固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附近者爲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之陽附近者爲衡陽縣而荊之南界非此縣所可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灌縣爲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哉閻百詩曰後至于太岳專指山言此至于岳陽陽字言也此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

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南河爲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厎柱而孟津而洛汭而大

伍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侵及覃懷矣然則書至于厎柱不亦可乎曰厎柱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厎柱之功見言厎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厎柱而言岳陽也

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卻氏簡端錄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施功例諸此厎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爲施功之辭然皆冠之以厎則亦皆定成功矣惟豫州導澮澤被孟豬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強生義例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釋文覃徒南反厎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渭按漢書作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卽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會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夏氏僎曰冀州三面距河河爲大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

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大行爲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險唯太行之南懷州瀕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即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河內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覆之與河東隔絕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爲災故其後可以

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漢志云出鹿谷山淮南子云出發包山後魏志云出廣發包山蓋皆發鳩之異名也東過其縣南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有長子故城東過其縣南今長子故城又東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屯留本春秋晉屯留邑漢置屯留縣其故城在今縣東南十三里屯讀曰純又東北逕潞縣北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今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又東逕武安縣南今彰德府武安縣清漳水自涉縣西南有武安故城東南來注之謂之交漳口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通谷今涉縣西北有涉縣故城又東出山逕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孟康曰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今臨漳縣西有鄴縣故城司馬彪曰鄴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又東逕武城南又東逕梁期城南又東逕平陽城北司馬彪曰鄴有平陽城又庚申補刊

東逕斥丘縣北即裴縣南今成安縣西有斥丘故城春秋晉乾侯邑裴音非應劭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縣也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城在今肥鄉縣北東逕肥鄉縣故城北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周縣東有斥漳故城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斥章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爲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縣在潞安府西南五十里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少南五十里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淸漳濁漳二水合流東經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滏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淸漳濁漳二水合流東經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縣故城南流經和順遼州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彰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漬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說本夏氏渭按水經或以爲漢桑欽作欽成

帝時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卽自周定王五年始豈待
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爲大河之經流
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徙砦礫乃無稽之妄談辨見導河歷
代徙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先後爲
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爲鹵化爲稻粱後漢元初
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公平鄴又堨漳水廻流
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
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
故左思魏都賦云墱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
漳水爲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臨漳之西南　唐咸亨三年

又引爲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天聖四
年王沿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傍去聲漳水者斥鹵不可
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渠復則水分無奔決之患可以富數
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
濁不可溉田沿又奏渠田起於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
不言疏導之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
墱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
爲渠截流爲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開二十四
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岘
山之石岘山卽大伾在滑縣取磻陽之木磻陽在林縣相州有利成之鐵
成鐵冶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

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沿爲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那趙天平晏陂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爲利也大矣然冬官不修溝遂地防水屬音注不理孫音遜則亦有害曹操慕容垂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爲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流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衞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汗萊其爲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氾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濬況漳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流至河內溫縣入河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南流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黑山東流至朝歌縣合淇水淇水出河內隆慮縣泪泃山東流合清水清水出河內蕩陰縣西蕩音湯山泪山泪音桓蕩泪水出上黨長子縣泪水皆東流至內黃縣入白溝白溝亦曰清河蕩水出河內蕩陰縣泪音桓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汾之間包有溱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爲自九河碣石始愚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爲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氾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兗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底績之後引河

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充獨當之勢甚危急此時充受患獨深故賦法與他州異至十有三載而後同而恒衞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何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工之筆非史臣所能與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壤若丈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會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性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之辨土所以必致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不如引埴壚用豕於經爲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按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卽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保章

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埴塗泥壚黎而言者有別唯咸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軟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釋名壤濘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爲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呼丸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黃（彊其兩反檗呼覽反）輕斥用犬（斥呼照反又婦堯反）注云凡所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綠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貆貒也勃壤粉解也（解胡買反下同）埴壚黏疏者彊檗堅者輕斥輕脆者鄭司農云墳壤多垚鼠也玄謂墳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騂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亟有其類故不同也渭按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其色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揚荆宜稻豫幷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黍稷稻）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錯倉各反）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爲上上兗最少故爲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幷與園壄漆林

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

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
詘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
上若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
計之則上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
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
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
其豐凶則眞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
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錯等之義三孔闕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爲豐凶則
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有上下年分不
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

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四州爲然也傅氏云錯之爲言
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州內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
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
若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矣以
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以利民故其
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蠲可也而增豈加賦
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
錯等或有或無誠不可曉竊謂禹貢所言唯據各州定賦
之後錫圭告成之前十餘年間歲入之常數而名之曰錯有
又據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有
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爲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

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止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之一得云

推測及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闕奈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揚兗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兗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兗當書上錯矣而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預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卽令餘州備言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倣是以類推則無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爲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爲錯法焉朱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禹未嘗預立爲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歐之稅視豐凶以爲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

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鄫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爲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爲賦者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此卽司馬法一成之賦也詩正義云成方十里容有五百人其出兵夫則眾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少康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而稱眾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上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夫禹甸之義一也何以梁山爲治田而南山爲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秸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聚訟矣鄭以周之上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九賦並非經旨不可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況之以載師園廛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圃等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皮人牧人罟人掌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

世恐未必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爲之厲禁使民不妄取而已未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曾謂洪水初平鄴食方奏正孟子所謂王道之始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冀之土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以爲富國之資也此不特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懸絶即周官九賦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

疏云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滑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爲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說確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　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

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

之高下準之況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處故地力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如此遼絕也吳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爲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美惡也渭按冀大賦第一兗小賦第九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

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圃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皁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尙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衞大陸之區當爲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絕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東方此等

肥饒之地皆入甸服雖有所供于上而不名爲貢與義實
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
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
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
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
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衞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
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衞大陸成
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黃氏度曰
河未入海則恒衞合而爲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
壅恒衞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爲
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爲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
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
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爲當渭按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
隸眞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眞定府其故
城在縣西北恒卽滱水衞卽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黃氏說
此二役當在兗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
也

或問恒衞滱滹沱漢志明列爲四水子謂恒卽滱衞卽滹
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滱水東過上曲陽縣北
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

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滱之明證邪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滱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滱水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衛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沱爲一水矣惜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源短滱滹滹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例謂滱滹沱入易非也

東北入滱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十里之地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

周禮職方氏幷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釋文虖喚胡反池徒多反嘔馬侯反一音驅嘔夷即後世所謂滱水也應劭曰滱音呕顏師古曰滱音冠又音苦侯反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漢志代郡靈丘縣下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文安屬勃海郡寰宇記云文安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周禮注云嘔夷即祁夷出平舒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治即灤水亦名桑乾河漢桑乾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西北平舒則州屬廣靈縣也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出縣西東北流至蔚州入桑乾河不經由陽縣界鄭說非是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虖字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嘑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云虖池河東至參合入嘑沱別幷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當作參戶蓋傳寫者因郡有參合而誤參合在漢鴈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絕虖沱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戶故城應劭云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

滹水出其東蓋即高是之別名東南接靈丘界者也東南流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溫熱若湯能愈百疾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高峯隱天深溪峙谷其故城在今渾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去大同府二百七十里又東逕廣昌縣南縣今屬之蔚州飛狐口在縣北二十里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是里紫荊關在縣東北一百里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其名焉今在又東南逕中山上曲廣昌縣南唐縣西北亦名常山關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隋爲恒陽縣地理志云有恒陽溪即恒水源也元和志山在恒陽縣北一百四十里曲陽縣志滹水在縣東北又東逕中人亭南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伐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亭在今唐縣界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滹水之陽故曰滹水逕其東元和志滹水一名唐河西去唐縣一百五十步又東逕安喜縣南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元和志云滹水在安喜縣北八里蓋其城南徙也安喜今

參戶亭故縣也水經注滱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虖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出爲滅水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虖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戶入虖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也此即禹貢之恒衞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滹本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衞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恒衞之別源也自周以虖池嘔夷爲幷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衞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衞爲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矣

水經注滹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嘔夷之水也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元和志蔚州靈丘縣滹夷水一名滹水出縣西北高是山今按渾源州在山西大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舊畤峙二縣屬鴈門郡州志云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餘丈周十里

定州又東逕安國縣北漢安國縣隋改曰
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
於解瀆亭爲侯國孫宏卽靈帝也
故城南城在今博野縣西南
逕侯世縣故城南城在今蠡縣東北
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
下又東南於瀆重源湧發東南至陽城縣
世謂之陽城澱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
發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濡水
七年齊與燕會于濡上杜預曰濡水出高
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庳池滱易互
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入河高陽
郡蓋博旣合濡入滱則東至文安入大河
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城卽古葛城郡國志曰高陽有
葛城燕以與趙者也今安州北有
依城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阿陵廢城在莫州
枯瀆在縣西一里
任丘縣東北二十里滱水
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在今文安縣界
易水有北易中易南

易此中易受北易而合流者易水注云易水於容城縣東
南合滱水故桑欽曰易
易亙受通稱矣寰宇記
入瀛州高陽縣界與滱
言之渾源靈丘廣昌並屬山西大同府
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
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
平中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
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滱水仍自蠡縣改流經肅寧河
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
流入霸州保定界爲玉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
變徙之大畧也晁以道云今之恒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
流入于滋水元和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長

今本仍爲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

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成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滹沱水出代州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繁畤本漢陰館縣屬鴈門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畤縣周省隋復置後音璟滹沱一名沴水許氏說文沴水出葰武夫山括地志以爲孤山之別名也西南流逕唐林縣東廣武縣隋爲五臺崞二縣地今州西有廣武廢縣蓋即唐林縣界也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爲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東轉逕定襄縣北縣西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即陽曲故城水去縣五里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州一百

蘆水即衡漳故瀆在衡水縣南然則恒水之源所謂恒陽溪者亦改流南向合於漳水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爲一篇頃閻宴宇記鎮州眞定縣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爲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又東逕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蓋逕洛滹沱等篇皆在此五卷之中

二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逕孟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又東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恒州五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北十四里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合滹沱河又東南逕眞定縣北縣爲恒州治水去縣一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縣西至恒州縣四十九里今藁城縣三十里水去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又東南逕藁城縣東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去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五十里泜水今名磹河西自三里水去縣二十三里又東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三十里水去定州義豐縣界流入

縣四十五里縣治晉魯曰城也公孫淵版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泜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曰後魏道武皇始三年車駕幸魯曰即此地也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闕案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十四里莫州鄚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時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並屬山西靈壽眞定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並屬眞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濼既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滹沱別水爲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

明天啓後漸徙而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冀州與漳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爲古今水道之極變也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戶（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靜海天津）泉州（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恒衞皆於文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滱水自下互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之道也（御河即清河潮河即界河）自塘濼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入白河（即潞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滱易滹沱混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衞從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眞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一下文）在河內修武縣（古甯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

是也一在太原鄔縣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酈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道元以鄔澤當之蓋晉爲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爲趙地故分爲二澤也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共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眞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爲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那州鉅鹿縣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縣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鄔縣今爲東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

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卽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距鹿縣廣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爲古鉅鹿求此澤而不得遂言今盡爲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溼亦遷之則二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唐人亦似知漳水卽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溼濆爲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而取陸澤然柏澤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卽以爲禹迹此亦是河別爲降不可謂之過也大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爲傳同叔云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濶滄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爲九河誠如傅言則許商所謂九河自兩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衞既從而遂得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河北有恒衞先是九河未通恒衞未從合而爲瀰漫之勢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爲之陂障以資蓄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渭按島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爲島島則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爲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濟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

禹貢於九州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蔡氏沈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縟絲　都昌陳氏大猷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相妨礙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省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

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爲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河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以靺鞨爲鳥夷引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渭按此即周初所貢之楛矢石砮也然史記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慎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即肅慎且洪水初平肅慎亦未遽通也今本作鳥夷薛士龍云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島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爲島夷

漢書朝鮮傳眞番音潘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辰

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東夷韓國人率
衆詣樂浪音洛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
韓三曰弁辰音梁一書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
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
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
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
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
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
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
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
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
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餘別種
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新羅弁韓苗裔
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
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
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
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
俘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遼東爲三
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水環其
四面故曰島夷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
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城運糧船從此入
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蓋河自東漢已後徙從千乘
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渤海南岸入河禹河由碣石入

海故西指碣石
夾右而入河也

傳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其皮也乃改爲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爲左碣石矣金吉甫

取之殊不可曉

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爲準無山可見則望星爲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爲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間邪徐常吉云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崎其右由海望之如在右掖也此皆以碣石爲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顛舟檝其足眞如在肱腋之間非但遙望之以爲準也

程泰之云冀北爲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濤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

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卽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絫縣碣石山入海卽今灤河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謂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爲不與河通此來者必由海入大謬且告成之時冀北尙未制貢此經專爲島夷而設與五都之地全無交涉也

皇清經解卷二十九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禹貢錐指

學海堂

德清胡明經渭著

濟河惟兗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悅轉反渭按濟漢書皆作沛顏氏曰沛本濟水之字從水市聲市音姊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沛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北濟爲二水非也兗史記作沇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閒爲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山也使荆

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渭按濟自
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
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
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
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據字義說文
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
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竝云越也二字之義絶不相謀
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
固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
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

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翔綿聯數百
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絶原
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卽
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
混用（如據鞍或作踞虎踞或作據之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
詁多出己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
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皆謂
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
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荆豫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荆豫共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
言據又如衡陽華陽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

雍梁之西竝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荆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自疏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兗州曰濟河之閒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濟陰郡治定陶縣唐爲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山陽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爲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爲單父縣今單縣是唐爲金鄉縣即今金鄉縣方輿音房預唐爲方輿縣今魚臺縣是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爲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兗州爲禹之兗州乎青之東北據海以爲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荆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荆山二州無異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說然黑水絶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不識更以何地爲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爲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別九州不論廣狹長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若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亦不必截然方整如棊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

水之南以附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附荆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大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山之南皆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黑水而據河則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爲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漈之言終未闚其奥妙也

爾雅濟河間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高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又遷于帝丘郟鄏南燕姞姓凡四國戰國時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兗州領郡國八後漢魏晉並因之唐爲河南道之靈昌滑州濮陽濮濟陽濟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州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爲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魯郡之任城龔丘任城

今爲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冀
丘今爲寧陽縣竝在古濟水東　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荷
澤西今爲東明縣　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
今屬濟　改屬豫濟陽之長清爲長垣縣
南府　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
境改屬徐也　平陰側岱跨南
北故分屬青徐　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
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縣故城竝在今
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　乘氏在荷澤
東今爲曹州
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　胙城本任河南自
出縣南而縣　直隸大名府　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及眞定
始爲河北地　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
河閿二府之東南境　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
界東南屬兗西北屬冀　山東則東昌
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
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爲界
西北屬兗東南屬豫徐青　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
導水濟入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荷澤在
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
二澤之閒爲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爲二一水東
南流爲荷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爲濟瀆春秋僖公三
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廵
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卽此地也濟水又北過
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爲陽穀茌平東與
青分界轉東爲濟南府之齊河濟陽濟東青城又東爲青
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
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清河　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
卽濟水入海之故道

其北爲兗南爲青也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眞定河閒四府界中東入于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卽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八枝次之漯在鬲津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淸河入海處與靑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

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南局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高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閒國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高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恆衞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實（與塡同）滅馮逡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眞湮滅無遺迹邪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犖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是也于欽齊乘以爲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後

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閱東屢清
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
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
閒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
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
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紮等河歟東無
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
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
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
謂博而篤矣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
道亦不必取足於九許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
百餘里今河雖數徙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
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眞通人之
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會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紮爲二
非也林少穎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其勢
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
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孔疏徒駭是
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
子集注簡潔紮訛爲紮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會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

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蘇輒謂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爲而發非古人之通論無兩河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閟入流以自廣（何中侯略同）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入枝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鋤自犯者多矣有於河惟于飲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入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已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入流雖非桓所塞而參

以周譜則壅自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酈道元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按酈氏三言碣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高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七第十卷濁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絶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酈亭負此長寃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釋文灉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渭按灉史記漢書並作雍

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渭按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卽此灉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西北至濮元和志雷澤縣西北至濮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　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

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而又瀆濉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蓋以雷爲雷澤雍爲濉水也通典不從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濉水在高密郡菅縣今按濉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爲禹貢之濉然周時徐幷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濉濟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字靁似盧雝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爲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即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尚無取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貢何其不知所擇也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見孫氏九州山水考此亦奇不知出何典記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孫氏曰既澤者尚未爲澤今始爲澤也既豬者向已爲澤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徵會是會彥和也竊謂雷夏本非澤而禹洚之使爲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說蓋兗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爲澤也水退則復爲澤故曰既澤灺州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芻溢爲害禹立陂以障之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灘沮二水名會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灘許愼云河灘水在宋又云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獲水經汳水東至蒙縣爲灘水又獲水出汳水於蒙縣北並無狙獲蓋灘獲二字之誤則灘水即汳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浦國苦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自河出爲灘濟出爲灘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渭按汳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涉水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灘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灘許愼曰灘者河灘水也其意以瓠子爲灘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灘亦非也沮雖有楚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潛昔漢祖即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荷水而北注於濟瀆然則潛水即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

曰漣以當之耶韓汝節謂汳雖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兗州自有灘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爲沮以章丘縣之漯水入小清河者爲灘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灘沮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壹宇記同）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爲周公作或以爲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爲灘據汳水而言禹時未有鴻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灘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爲卽禹貢之灘妄也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灘竊謂灘沮皆濟水所出而河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傳云濟泆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閒而灘沮出其西北其爲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京水新鄭之溱水菅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爾雅之文謂灘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灘沮不入雷澤余按裴駰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亡談禹貢者豈竟東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祓知之

而不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在南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閒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閒產絲最多其地宜桑可知識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濰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閒二源適當其衝爲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幸而未

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樵曰蠶性惡濕於下土非宜兗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渭按爾雅蠙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泰湛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篚玄纖縞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爲最子游濟河之閒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爲蠶師也見淮海後集湛字處度觀之子也　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衞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曰期我乎桑中又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可知樂記云桑閒濮上桑閒即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也雷夏灉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爲上人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皐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衞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貨殖傳曰燕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豳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爲饒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閒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杼柚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州縣東北帝丘今開州本顓頊之虛故稱帝丘旄丘在州西鐵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並在州東南廩丘在今范縣東南敦丘在今濬縣西當屬蓼故不數皆在濮水之濵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比當汜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勃賁反繇音遥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潤按釋文馬云繇柚也視茂義爲優吳幼清從之言兗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柚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孟子言洪水氾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卬之地蒙蘢鬱塞之狀經所謂繇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巳宅土之下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爲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兗受患最深水土既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兗獨有異受患最深墾辟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

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兗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兗賦法異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枝爲等差豈有雍賦既第六而兗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說本曾氏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薄爲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名也蓋兗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爲卜義亦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夢土作乂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作爲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爲治水邪總由漢儒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爲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兗疏九

河瀹濟漯澤雷夏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爲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卽是充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功益脩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卽此意春秋傳曰美惡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惡復爲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釋文漆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强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吕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亦宛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渭按篚漢書皆作匪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筐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玄黃爲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纖縞

揚篚織貝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纖纊皆可充衣服之物若夫青之麋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麋絲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梁雍有貢無篚以其不宜也

蔡氏曰篚竹器篚屬也吳氏曰織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即周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濮水故傳曰唯濮之閒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當引兗篚爲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以爲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　㶚文漯天荅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渭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漯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此也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韶取之以釋荆州之貢道而傳同叔爲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漯受河而東流兗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爲順流乎況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爲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干乘高唐他合切爆

濕之濕說文本作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失入切　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漯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漯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東武陽即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漯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郡爲樂安國疏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禹貢錐指

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津河之故瀆出焉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志鐵丘在滑州衛南縣東南今在開州之西南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縣故畔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唐濮州治清豐之南境開州之北境皆得其地又東逕鄄城縣北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鄄縣故城唐濮州治也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濮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濮川至長壽津始與濮別其津以西濮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迫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屬魏郡由東武陽絕濮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

濮水東北至于乘人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家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濮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濮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導河歷代徙流下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也濮水出焉河自此與濮別東北逕東阿茌平等縣至于乘入海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於堂池水而隍壍於城東北合爲一瀆東北出郭逕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七里通陽平故城今爲莘縣治陽城在縣西南無此水矣元和志云故流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幷成巨浸相傳爲古濮河匯流處又北絕莘道

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後漢更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二十里西十五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南有貝丘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郭水東北出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援縣故文鄉城又東北出於高唐縣東注漯水城西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今在禹城縣西南漢志作媛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西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丁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

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闕去聲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漯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漯由漯陰故城北河東武陽則踈矣河既與漯合復分爲二陽河在南而漯在北矣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漯在南而河在北故名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伏琛謂之漯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漯陰故城元和志漯水北去臨邑縣七里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城在今章丘縣西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丘西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閼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漯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

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坑蓋亦在干乘縣界玉篇坑音則坑乃澱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泊之類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干乘北城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水注云濟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卽漯之所亂者　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清豐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並屬山東博平並屬山東西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並屬濟南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干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卽無與漯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東諸高閣而不觀乃以爲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枝流一語了之如此顢頇亦何裨於禹貢

邪

因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釐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

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
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
按赤河在今東平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
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爲赤河及游金
二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
中以赤河爲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即漯水
亦不聞爲漢決之凡禹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
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
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
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絶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
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

酈善長云河于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斆流者惟漯水
耳見第八卷濟水注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
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
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爲黃河所行其濱州以下則又
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爲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
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
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
水即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管縣故城南城在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
于濟濟水又東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

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小清河寰宇記謂之獺河濟乘云在章丘縣東七里出長白山之王村峪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其後小清之上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爲獺河之所行俗遂以獺爲漯濟乘云小清河自鄒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爲漯河經流矣此卽楊渚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爲貢道則必有舍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曰滎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爲濟詳見導沇中閒相去約四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貢道必不由此其所謂浮于濟漯達于河者蓋自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二水而異名故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陸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本無所逾故不言逾也

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菏則由菏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閒無涉此其所以不

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爲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經旨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非是此適與周氏閻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敬宗對曰沇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駁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閒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爲沛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閒爲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茌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

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茌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閒今臨邑本漢梁鄒縣也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

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瀆口故闞在聊城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爲

古濟漯通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爲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爲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兗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

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竝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河渭爲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爲敗青徐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尚未爲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兗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兗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既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皇清經解卷三十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